

魯迅全集

第二十卷

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

魯全集

第十二卷

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初版

編纂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
出版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

發行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三版

總經售兼印刷者：作 約 書 屋

上海中正中路六一〇號



容 遺

先生手畫書面圖案(一)

野草

魯迅著

(一)貓頭鷹
(六)雲

(二)雨
(七)元。七一二五
(三)天
(四)樹
(五)月



(一)
(五)

(二)
(三)

(四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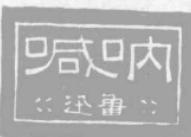
(五)

(六)

(七)

翰約小

得彼水 花朝



中國小說史略

魯迅

WUUSIN

華 益 集

WUUSIN

華 益 集



壁下譯叢
魯迅
上海北新書局印行
一九三九

萌芽風

萌芽風

萌芽風

熱風

電風

奔流

萌芽

靜的頓河

十字街頭

魯正三閻集

集外集

魯正三心集

南腔北調集 魯正

魯正自選集

海

燕

木刻
工程

臺

准風月談

魯正：偽自由書
一名：不三不四集

先生手畫書面圖案(四)

海工述林 下卷

海工述林 上卷

JTR

自然文
引玉集

引玉集

引玉集	D. MITROKHIN, A. KRAV.
	CHENKO, N. PISKAREV.
	V. FAVORSKY, P. PAV-
	LINOV, A. GONCHA-
	ROY, M. PIKOV, S. MO-
	CHAROV, L. KHIZHIN-
	SKY, N. ALEKSEEV, S.
全	POZHARSKY 木刻 59幅

引玉集

木刻的图画，原是中国早先就有的东西。唐宋的佛像，纸牌，以至后来的小说插图，故家心画，我们至今还能够看見实物。而且由此明白：她本来就是大眾的，也就是“你”的。明人曾用之于诗笺，近乎稚气了，然而继续是有文人学士在她全體上用大筆一揮，證明了這其實不過是殘端。

近五年来雖然掀起的木刻，雖然不能說和文化無關，但决不是草率松散，换了新裝；她乃是作者和社會大眾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，而以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饑軍和幾塊木版，便似若庶得此此蓬生勃發。她所表现的是藝術家的熱誠，因此也常是現代社會的魂魄。寶鏡具在，說她稚，固然是不可的，但指為俗，却又斷乎不對。這之前，有木刻了，却未嘗有過這境界。

這就是所以為新興木刻的緣故，也是所以為大眾所支持的原因。血脉相通，當然不會被誤視的。而以木刻不但確孔了雅俗之辨而已，實在還有更光明，更偉大的事業在前面。

魯迅看你高而美的風景和靜物畫，在木刻上是減少了，然而看起來卻更顯得較優的成绩。因為中國舊画，兩者最多，所需用染，不見得其久經攝取的所長了。而現在最需要的，也是你看最着力的人物和故事画，却仍型不免有些過色，平常的器具和刑具，也間有不令實際的。由這事實，一面固見古文化之禪以看後來，也來傳看以來，但一面也可見入“俗”之不易了。

這選集，是聚全國各處的精粹的第一本。但遠非圓熟，不是成功，是幾個前哨的進行，廬山山更有些壘的種種蔽空的大隊。

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

何干

魯迅全集 第二十卷 目次

死魂靈

序 言（俄國珂德略來夫斯基作）

五

死魂靈第一部

四

附錄（德國培克編）

一 「死魂靈」第一部第二版序文

四三

二 關於第一部的省察

四九

三 第九章結末的改定稿

四六

四之A 戈貝金大尉的故事（第一次的草稿）

四〇

四之B 戈貝金大尉的故事（被審查官所禁掉的原稿）……………四九〇

死魂靈第二部……………五〇一

附記（許廣平作）……………五〇五

附錄

自傳……………六〇九

魯迅先生年譜（許壽裳編）……………六一三

魯迅譯著書目續編……………六三五

魯迅先生的名·號·筆名錄……………六四五

魯迅全集編校後記（許廣平作）……………六四七

第二十卷

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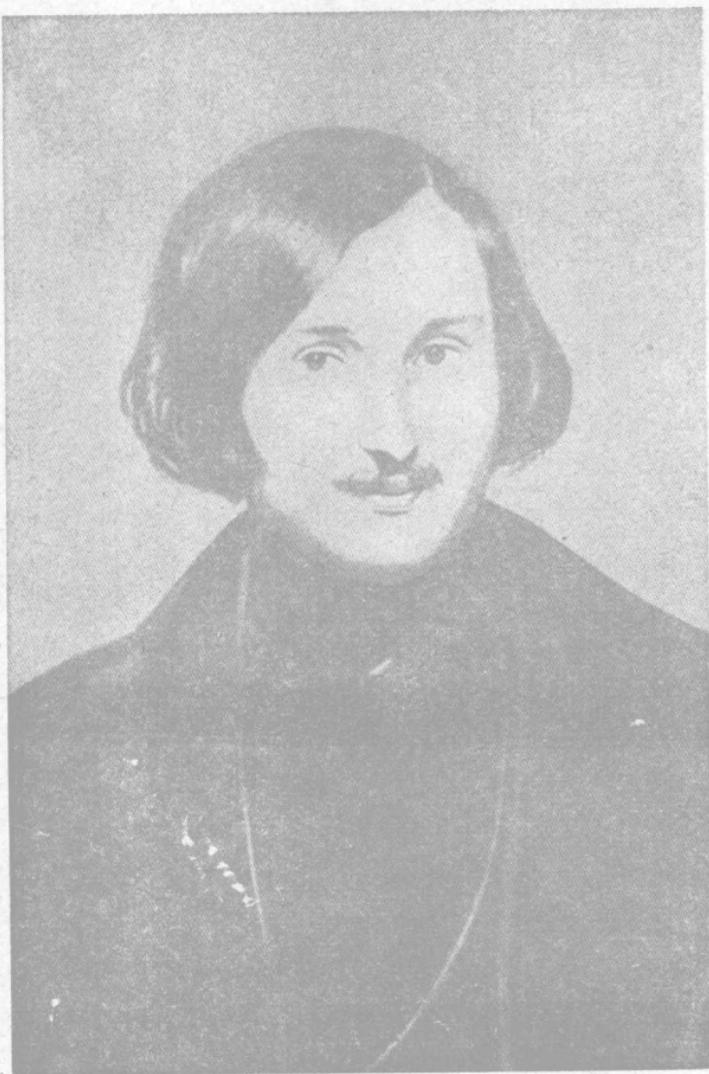
魂

靈

死魂靈

俄國 N·V·果戈理

作



N. V. GOGOL
Th. Moller 畫 (1841)

序言

—

果戈理的長篇小說死魂靈，在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史上，是佔着特殊的地位的。這是有藝術價值的第一部長篇小說，其中呈現着出于偉大的藝術家和寫實主義者的畫筆的，俄國社會的生活的鉅大而真實的圖像。在這小說裏，俄國的詩人這才竭力將對於舊習慣的他個人的同情和反感，他的教化的道德的觀察，編入他的小說和故事裏面去，而又只抱定一個希望說出他所生活着的時代的黑暗方面的真實來。

由這意義說，死魂靈之在俄國文學史上，是成了開闢一個新時代的記念碑的。在十九世紀的第一個十年——即所謂『浪漫諦克』和『感情洋溢』的時期——

中，不住的牽制着俄國詩人的，只有一個事物，就是他個人。什麼都遠不及他自己，和一切他的思想，心情，幻想的自由活動的重要。他只知道敘述一切環境，怎樣反映于他自己，即詩人；所以他和這環境的關係，總不過純是主觀的。但到十九世紀的第四個十年中，藝術家對於自己的環境的這主觀的態度，卻很迅速的起了變化，而且立即向這方向前進了。

從此以來，藝術家的努力，首先是在竭力誠實地，完全地，來抓住人生，並且加以再現；人生本身的紛繁和恬悟，對於他詩人，現在是他的興趣的最重的對象了。他開始深入，詳加分析，於是純粹地，誠實地，複寫其全體或者一部份。藝術家以為最大的功勞，是在使自己的同情和反感退後，力求其隱藏。他惟竭力客觀地，並且不懷成見地來抓住他所處置的材料，悉數收為已有。

藝術家的轉向客觀的描寫，有果戈理這才非常顯明的見于俄國文學中，在巡按使和死魂靈上，我們擁有兩幅尼古拉一世時代的極寫實的圖畫。果戈理是在西歐也負俄國文學的盛譽的所謂『自然主義』派的開基人。一切俄國的藝術家，是全都追蹤果戈理的前軌的，他們以環境為辛苦的根本的研究的對象，將牠們作為全體或者一部份，客